

这是个强权时代。

一旦世上没了公理，虔诚祷告有什么用？

中日双方在日内瓦舌战抗辩，言辞激烈，

震动当时国际社会，令国联秘书长十分头疼。



蒋介石的国联

——九一八事变
李顿调查团来华始末

◎ 张敬录 著

KUNAO DE GUOLIAN

JIUYIBASHIBIAN

LIDUNDIAO CHATUAN LAIHUASHIMO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

苦恼的国联

—— 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来华始末

张敬录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恼的国联：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来华始末 / 张敬录著。
—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.7

ISBN 7-210-03203-7

I . 苦… II . 张… III . 九一八事变(1931) – 国际联盟
(1920–1946) – 调查 – 史料 IV . ①K264.206 ②D81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2784 号

苦恼的国联：九一八事变

李顿调查团来华始末

张敬录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西南昌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12.25

插页：6 字数：350 千 印数：1—5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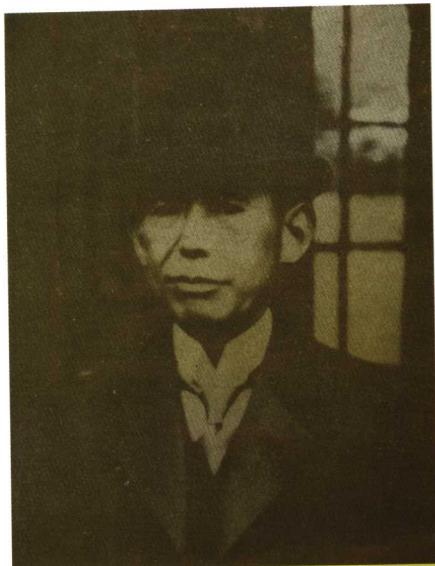
ISBN7-210-03203-7/K·402 定价：28.00 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：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邮政编码：330006 传真电话：6898827 电话：6898893(发行部)

E-mail:jxpph@163.net web@jxpph.com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↑中国资深外交家、特命全权代表施肇基博士

↗被称为“中国通”的日本特命全权代表芳泽谦吉

↓参加讨论中日问题的英、法代表在交谈





↖中国特命全权代表施肇基博士（左三）辩论后离开会场

↑国联理事会主席、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（中）走出会场

←日本全权代表芳泽谦吉（中）狡辩后退出会场



↑年轻的顾维钧博士（左二）与张学良将军（右一）在北平

↗到达日本东京站的李顿调查团

↓李顿调查团一行





↑中国陪同团主要成员，
自左至右：前坐者左起第三人为顾维钧，后立者左起第一人为端纳、第四人为吴秀峰

←中国陪同团团长顾维钧（左一）和调查团团长李顿在赴东北的航途中

↓中国女学生欢迎李顿调查团的到来



↑ 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视察铁
路被炸现场



←中国著名外交家、特命全权代表顾维钧博士

↓日本特命全权代表、被称为“诡辩机器”的松冈洋右





↑参加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，自左至右：罗忠诒、顾维钧、颜惠庆、郭泰祺、颜德庆。

↓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（中）在国联大会上极力否认日军的侵华性质



前 言

1931年9月18日，中国这个被内乱、饥饿、腐化、洪水折磨着的瘦弱肌体，又遭到了强邻日本国的欺凌和蹂躏。在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守土有责但怯于抗敌的国民政府，忍辱含垢，状告日内瓦，幻想仰仗国际联盟“公断”，抑强扶弱，御侮退敌。于是，一场错综复杂的“公理”与强权、文明与野蛮的较量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。

国联(联合国的前身“国际联盟”的简称)对中日事件的审理、调解、辩论、调查和裁决，起伏跌宕，历时一年半之久。其间，南京、东京、日内瓦之间，纵横捭阖，折冲尊俎，搓来揉去，云谲波诡。中国先后派出著名职业外交家施肇基、颜惠庆、顾维钧、郭泰祺等人为全权代表，在日内瓦慷慨陈词，控诉日暴，苦苦呼救，舌锋如火；日本派出的素称“中国通”、“诡辩机器”的芳津谦吉、松冈洋右等资深外交官，则大放厥词，诬蔑中国，贼喊捉贼，美化侵略，蛮横骄狂地不容第三者干涉。中日两国代表在日内瓦这个国际讲坛上，当头对面，舌来唇往，轮番抗辩，震动了国际社会，席卷了世界舆论。

国联为扑灭远东战火，派出由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代表组成的调查团，来华实地调查，并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报告书。

然而，日本“听不进国际社会的意见，一意孤行”，在战争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“报复”、“自卫”还是侵略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不是战争？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吗？

本书以融史学性、纪实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手法，详细描述了这

一重大国际事件的宏观性脉络，展现了它的曲折走向，揭示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教训。

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，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有30余年，但我们还不曾走出或远离过去的身影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标还很难泾渭分明。这些年来发生在日本的一连串令人无法沉默的事件，既非孤立也非偶然，我们在感到愤慨的同时，更应透过种种表面现象，看清日本某些人所作所为的实质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应当温故知新，回顾那段伤痛的历史。因为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

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一位政治家说过的一句话：

“日本并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，它很特别，有必要记住这一点。”

目 录

前 言	(1)
第 一 章 国难降临	(1)
第 二 章 申诉	(22)
第 三 章 “自卫”还在进行	(52)
第 四 章 该出手时不出手	(93)
第 五 章 底线的尊严	(131)
第 六 章 不轻易的愤怒	(160)
第 七 章 “以华治华”	(183)
第 八 章 “和平天使”姗姗来迟	(218)
第 九 章 刺刀下的调查	(244)
第 十 章 奇怪的报告	(283)
第十一章 舌战中的决战	(300)
第十二章 最后的裁决	(340)
第十三章 喘息	(360)

第一章

国难降临

戏剧性是日本武士道传统的一部分,这在日本电影的老一套表演中如实地反映出来:先是嚎叫,接着是黑暗中一阵脚步声,然后是月光下闪烁着带血渍的刀刃。

1929年底,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暴跌。

在交易所你拥我挤,眼里充满血丝的巨商大亨们,个个惊恐万状,大喊大叫:“倒霉的凶日来到了。”

随着交易所的嘈杂混乱,一场经济危机的飓风袭击了美国,并随之迅猛地席卷了整个世界。

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,不惜以邻为壑,在争夺海外市场的角逐中,打得难分难解,矛盾愈演愈烈。

极富侵略的日本军部及关东军认为,1931年,世界经济危机继续发展,国际局势动荡不安,列强中的老牌大国都被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,自顾不暇。美国正挣扎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,并忙于对付南美洲势若燎原的反美斗争;英、法正为本身的经济危机和主要属地的独立运动而疲于奔命;国联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;苏联正在全力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;在中国,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内战,无暇顾及东北。

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所有这些情况,都为其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而实现“大陆政策”提供了绝好的机会。

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致日本陆相书中说:“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,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,露国(苏联)五年计划未成,支那(中国)统一未达以前之机,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,并达大正八年(1920年)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,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,则我帝国之基,即可能巩固于现今之世界。”

日本军国主义者跃跃欲试，要大打出手了，他们在选择进攻中国的时机上颇有投机取巧的才干。

1931年春，关东军司令部制订的《处理满蒙问题方案》中确定：在中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，制造可供利用兴问罪之师、一举解决问题的机会。

接着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相继挑起了“万宝山事件”和“中村事件”。

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（今长春市德惠县万宝镇）。

1931年4月初，长春市居民郝永德受日本人怂恿，成立长农水稻公司，自任经理。日本人企图通过郝永德盗卖中国土地租给朝鲜侨民。朝鲜侨民为引伊通河水浇田，在中国农民田里挖渠，使农田遭到破坏。中国农民向政府申诉。6月初，长春县政府派人劝告朝鲜侨民停工。但是，日本驻长春领事唆使朝鲜侨民继续挖沟筑坝，并派日警前来“保护”。中方受害农民忍无可忍，自动集合500多人前来填沟，双方发生冲突。日警公然开枪，打伤中方农民1人，捕去10人，并保护朝鲜侨民强行通水。中方长春县政府也被迫派警察前往万宝山，双方形成军事对峙。日本借此大造舆论，散布“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”的谣言，在朝鲜各地掀起大规模仇华排华狂潮，一周之内即有100余名中国侨民惨遭杀害，160人受伤，财产损失无数。

当时，蒋介石正在江西“围剿”红军，接到万宝山事件的报告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日人如此蛮横，吾国亦不成国矣！”他批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。

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使馆代办重光葵提出抗议，要求“立即制止朝鲜的暴行，保留要求赔偿权，并保证嗣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”。

日本接到中国的严重抗议，当天就召开内阁会议进行研究，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方针。日本外相币原顺倒黑白，称“万宝山事件”“是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”，公然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。

在中日交涉中，中国代表王正廷指出，日本支持朝鲜农民在万宝山租田开渠，违反了中日有关约定，不能予以承认，而日本军警公然

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武力，打死打伤中国农民，更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，中国为此提出严重抗议。

日本代表重光葵竟称，日本在华军警有保护日本和朝鲜侨民的权利，对排华事件不负法律责任，拒绝向中国赔偿损失，反而要中国取缔反抗日本侵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。

不久，万宝山渠道完工通水。

中国人的愤怒在全国扩张。

这时，蒋介石认为“如果因意气用事，反而正为日本挑衅所乘”，主张“慎之处之”，并通令全国“不得加害日本侨民”，尽快平息事态。

“万宝山”事件正在交涉处理之时，又传来了“中村大尉被杀”的消息。

1931年5月8日，曾在后贝加尔地区做过间谍，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不久的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，接到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所谓“出差”命令。具体任务是伪装身份潜入中国东北地区，联络保皇的蒙古族王公，刺探该地的军用地理情报，以备侵略东北之用。

中村于5月10日从东京出发，先到旅顺，找到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、盘踞在旅顺的关东军特务大尉片仓衷。

在片仓衷的具体安排下，中村于6月6日从齐齐哈尔出发，西行到扎赉特，预定经过索伦山到达洮南。随行的有日本人井杉延太郎、蒙古族人留存宝、白俄人米罗阔夫。

6月26日，中村一行4人，骑着3匹洋种马、1匹蒙古马，驮着行囊，经过余公府东北军屯垦三团团部驻地西边的大道，自南向北驰去。

当时余公府、索伦一带是中国的军事禁区，严禁外国人进入，中国政府早已郑重通知日本和苏联等国。因此，屯垦三团的一营营长命令士兵把中村一伙追回，扣留讯问。

团副董平舆上下打量着中村：中村中等身材，面方而多髭须，身穿深灰色中式棉衣，外罩俄式布制夹克，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帽，上套风镜一副，脚蹬短筒皮靴。